

聊城记忆

# 廉桥

刘学正

从武松斗杀西门庆的狮子楼下来，往东沿一条古香古色的仿宋街道，步行约五六分钟，便到了阳谷县城广场。广场东南角，有一座被栏杆围起来的三孔石桥，突兀地夹在岔路拐弯处。风蚀雨侵留下处处斑驳，圈禁后交通功能尽失，让它衰败而落寞。旁立一碑，上书：山东省文物保护单位——博济桥。

博济桥之所以被称为“廉桥”，与明朝笄一顺的故事分不开。

## 花甲老贡生阳谷“做官”

在明代史上，笄一顺似乎是一个不为人知的存在。也难怪，他只是个泯然众人的老贡生，一个比“七品芝麻官”还要小的八品县丞。然而，因一座桥，因桥壁上的一幅画，因祖祖辈辈口口相传的一份感动，400多年了，笄一顺依然活在阳谷人的心中。

碑文显示，博济桥建于明万历二十五年(1597年)。那一年的朝堂上格外热闹，戴士衡劝谏神宗“勤政视朝，心清欲寡”；谢杰直谏神宗“荒于政事，亲政后政不如初”；吕坤上疏神宗“请撤皇店，以收敛内人心”；周盘建言神宗“引咎反省，不宜空谈，而当务实”；刘纲冒死上书神宗“罪己缺乏诚意，与民不沾实惠”。神宗俱置若罔闻。朝政腐败堕落，可见一斑。

虽处暗世，阳谷百姓却心有明灯。那一年，他们在博济桥的栏板上刻了一幅画，是笄一顺“去任留犊”的场景：所载无多的牛车前，驾车牝牛扭头回望，面露戚容，车后是被老农往回牵的牛犊，亦难舍难分，“母子对泣”构成了壁画的主题。

前人有诗曰：

已驾车牛子母分，犊鸣悲切不堪闻。  
石桥遗迹今犹在，耆老指谈如见君。

笄一顺的科举之路并不顺，直到花甲之年，才成了贡生。不久，一纸任命，他被授予几千里外的阳谷县丞。笄一顺是江西德兴人，家境如何已不可考，但肯定非富贵人家，因为他赴任时，一如他离开阳谷时的场景，自驾牛车而已。

万历十九年(1591年)，60岁的笄一顺告别家人，赶着一头牝牛，一路风餐露宿，终于来到了他的履职地——阳谷。从这一天开始，阳谷注定会留下一段廉吏传奇，注定会挺起一座永不坍塌的廉桥。



坐落于阳谷县城的山东省文物保护单位——博济桥



石牛拉石车的石牛龙头形排水装置



栏板上造型各异的石砌与下方龙头相得益彰

本版图片由耿仁国提供

## 离任留下牛犊留美名

当时，宦官深入民间搜刮民脂民膏，地方官员鱼肉乡里，这在老百姓看来已是常态。笄一顺的“反常”，让阳谷百姓着实一惊。县丞是一县之中仅次于知县的实权人物，人称“二太爷”。笄公却不谋私利，就连拉自己来的牝牛产下的一头小牛犊，也被他送给了孤苦无依的老农。恰逢阳谷大旱，庄稼颗粒无收，百姓断粮断炊，笄公把全部家当拿出来卖掉，买粮分给灾民。他的行为感染了很多，一位名叫董宪章的乡绅随即带头购粮赈济。这位董姓义民与笄公颇有渊源，他不仅积极响应了笄公的善举，几年后，他还完成了笄公未济

的愿望。

万历二十二年(1594年)，笄一顺期满离任。他弹去三年来时牛车上的尘土，套上来时的牝牛，打点好寥寥无几的随身行李，便要走了。百姓自发赶来送行，那个老农也牵着牛犊来了。两头牛“母子对泣”，怎么催促也难以让它们分开。百姓哭了，“笄公，您带上它吧，等它长大了，替我们为您拉车。”笄公梗着脖子，不去

看牛犊，“它生在阳谷，也是吃阳谷的草料长大的，我不能把它带走，好好养着，明年让它代我给阳谷耕田！”

笄一顺狠狠心，朝牛背击了一鞭，牝牛终于迈开了步子，拉动“吱吱嘎嘎”的牛车。“我走啦，大家回去吧。”笄公面朝百姓，深深鞠了一躬。老牛一步三回头，不住悲鸣；小牛难过得咩咩直叫，不忍分开。百姓受不了了，哭声震天。笄公走了，独自驾着牛车，一如他来阳谷时的场景，只不过人和牛更老了，车更破了。

在渐行渐远的牛车上，笄公最后回望了一眼，似乎搜寻着什么。送行的人群中，有一个人踮起脚尖，使劲挥舞着手臂。两人四目相对，彼此默契地点了点头。

## “廉桥”讲述廉政故事

400多年前，阳谷县城东门外，是通达东昌、寿张、张秋三地的交叉要道，也是一条“每雨后注水，或至没顶，致梗塞不通”的低洼路。笄一顺在任时，常想在此建一座桥，解决百姓通行问题，这是他的夙愿。

笄一顺离开阳谷三年后，石桥竣工，捐资建造者是董宪章。桥长8.3米，宽5.1米，有三孔，用青石砌就，拱券式架构，四角有石虎，栏柱有石狮，护栏上雕有“八仙过海”“天马行空”“寿星下棋”等传统图案。其中，桥南侧西数第二块栏板上的一幅壁画尤为特殊，它便是“石牛流芳”，老百姓更习惯称之为“石牛拉石车”，所绘内容即为送别笄公的场景：笄公驾车远行，一路车辙烙在了百姓的心头。

这座名为“博济”的石桥，当年也曾繁华。穿梭其上的牛车、马车，熙熙攘攘的人流，来往客商，数不清的碾轧、踩踏，既让桥面石板出现些许凹陷，又将其棱角打磨得很是圆滑。不知从何时起，河道逐渐干涸淤塞，河床抬高，博济桥便一点点下陷，直至埋没了桥面，只剩下两排栏杆。

如今的博济桥，被“圈禁”在阳谷县城广场东南一隅，人们只能凭栏观望，而无法行走其上。它失去了实用功能，却愈加发挥出历久弥新的文化价值。它是笄公精神的寄托：我的车空了，百姓家才不会空；我的牛流泪了，百姓才不会流泪。

赶着牛车，年迈的笄一顺朝着家乡的方向奔波。一路上，他的窘迫之态会不会被那些骑着高头大马、坐着八抬大轿的达官贵人取笑？会不会因出行太过简朴，而不敢承认自己也曾是一县之丞？到家后，乡民邻里会不会对他投以鄙夷的目光？妻儿老小会不会对他心生埋怨？离家四五年，回来的却是一素人、一老牛、一空车，别无余物。

笄公，阳谷欠你一个“衣锦还乡”；笄公，阳谷把你的故事永远传颂。



栏板壁画《石牛流芳》，老百姓习惯称为“石牛拉石车”